

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對

對安東守約問八條來問附

問讀書作文法。

對。作文曰氣骨格局為主。當曰先秦兩漢為宗。不然則氣格不高。不貴不古。不雅參。呂陸宜公韓柳歐蘓則文章自然有骨氣有見解。

有波瀾。有跌宕。有神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文之最上者也。雖然。此爲寒儉者言耳。若夫淵富宏邁。其所取更進乎此矣。讀書作文。曰四書。六經。爲根本。佐之。曰左國子史。而潤色之。曰古文。然本更有本。如酈食其所。云。知天之天者。王是也。本之本何在。則在乎心。若夫心不端。靈作文。固是浮華。讀書亦成理障。如王莽。王安石。周禮。周官。禍世不小。王莽不足惜。安石固絕世之資也。先賢謂戰國策不可

讀讀之壞人心術。不佞謂此為初學及下愚
言之耳。若真能學者。如明鏡在懸。凡物之來
妍媸立辨。豈為彼物所移。何能壞我心術。不
見夫海乎。河漢江淮無一不內。潢汗行潦并
無去取。所目能為百谷王也。學問之道。貴在
實行。顏子聞一知十。而列德行之首。可見矣。
余謂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婦順。兄友弟
恭。而朋友敬信。此天下之至文也。而孝又為
百行之源。孝則未有不忠。未有不恭敬。信誠

者也。古人又曰。孝衰於妻子。此世俗閱歷之言。而非上哲之所慮也。程子又曰。未讀論語時。是這般人。讀了。後依舊是這般人。如未讀論語。一般。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豈非聖賢之學。俱在踐履。若文字語言。則游夏賜子。遠過顏子。

問註解。

對書理。只在本文。涵泳深思。自然有會。註腳離他不得。靠他不得。如魚之筌。兔之蹄。筌與

蹄却。不便是魚兔然。欲得魚得兔。亦須稍藉筌蹄。關太繁太多。到究竟處。止在至約之地。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曰反說約也。若義理融會貫通。真有活潑潑地之妙。此時六經皆我註脚。又何註脚之有。程子云。學者於論語孟子。熟讀精思。則六經不待讀而自明矣。六經豈有不讀自明之理。此等議論極好。甚須尋味。蓋天下文字。千頭萬緒。道理只是一箇。若能明得此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無往

非是。若執何書，目爲鶻的，猶非絕頂議論。

問。大明講書，講及註否。

對。大明講書，後來競出新奇，目苟功名，即傳註久已高閣，舉業家久已不知集註爲何物。雖先輩宗主，傳註亦不目入講。但讀本文可也。惟取集註爲依傍耳。舊時主意，惟蒙引及江陵直解，王觀濤翼註爲不背傳註，惟詳之。

問。監國魯王，永曆皇上族屬。

對。魯王，太祖高皇帝之裔，永曆萬曆皇帝之

孫親則永曆。族屬之尊則魯王。監國於越。而不稱帝。非不可稱帝也。大明之制。親王太子。不得外交士大夫。惟監國乃得與士大夫相接。太子親王。不敢用制敕誥詔。止稱令旨。太子令旨。得頒天下。親王止行國中。不得出門。太子令旨。止稱敬。此敬遵。今魯王監國。行天子事。故稱敕。稱欽。此欽遵。欽哉。故敕王上加一字。謂之親王。王上加二字。謂之郡王。郡王一緊。不得行監國。亦如親王行事。其年天

下大亂。人情沸然。故魯國王未知我三詔特
徵之事。不佞又弢藏謹密。止稱恩責。生設使
彼時知其詳。敕書當更鄭重。不止於如此矣。
然彼時知其詳。我必與舟山同死。不得來此。
有今日之事矣。可見萬事皆有倚伏也。詔書
特徵。古今重典。此中進士。萬分隆重。溥天之
下。莫不聞知。祇緣彼時大亂。道塗梗塞。故有
不知耳。

問。老師徵辟不就。其義如何。

對不佞事與吳徵君極相類。薦吳徵君者忠國公石亨權將也。薦不佞者荊國公方國安方擁重兵有寵於上也。吳至授六品官而辭之。下佞兩次不開讀而即授四品官不拜其間稍異耳。吳徵君時當國者李相公賢。諡文賢相也。英宗復辟之後賢主也。尚有可就之理。徵不佞時當國者為馬士英姦相也。彼時馬士英遣其私人周某同不佞之親家何不波。進士名。東平河南。解元。即小女之舅。到寓再三勸勉。深致懇

勤若不佞一受其官必膺異數。既膺異數自當感恩圖報。若與相首尾是姦臣同黨也。若直行無私是背義忘恩也。是舉君自伐也。均不免於君子之議。天下萬世之罪。故不顧身家性命而力辭之。不然不佞亦功名之士。釋褐即為四品道官。兼京職監軍四十八萬與國公大將軍。迭為賓主。豈不煊赫而乃力辭之乎。要知不佞見得天下事不可為而後辭之。非洗耳飲牛羊裘釣魚者比也。亦非漢季

諸儒閉門養高。曰邀朝譽也。

問大明科舉取士法。

對前者有人來問射策。余答曰。試場中策題雜舉他事甚多。盈篇累牘。其要只在二字四字。譬如射箭。曰侯爲主。而中者稀。故曰射策。彼曰不然。用小弓架矢對書籍射之。取其書閱之。因曰射策。余曰彼認射爲弓矢。策爲書籍。故強解之耳。大明人至此。強不知爲知。強解曰誤人。誠亦有之。昔時廉頗傳有項之三

遺矢矣。解作一次射箭。三次落架。又左傳漆
智伯之頭。呂爲飲器。彼不知是澆溺之器。解
作飲酒之器。如此強解。誤人儘多。不特此也。
卽刻本音註。亦時有錯誤。前見湯霍林通鑑
註釋。此名公之書也。其地名遠近不考。事跡
錯誤不究。甚有可笑者。何況小儒學究。依樣
畫葫蘆。託呂傳訛。彼亦誦習之而已。何處知
其錯誤。惟獨立高岡之上。矧微遠近。方能知
此處是。此處不是。耳射策卽是對策。呂其東

西炫惑人故命之爲射。

大明試士。

八月初九日第一場。文七篇。四書義三篇。經義四篇。謂之制義。亦謂之舉子業。有破題。承題。起講。提股二。小股二。中股二。後股二。謂之八股。結題大結。制藝甚多。舉子三年精力。不足。且讀文。所且於古學荒疎。

十二日第二場。論一篇。詔誥表。內科判五道。

十五日第三場。策五道。所謂第一問第二問。

者策也。因不寫題。故曰一問二問。

第一場。七夫。七蓋。七甚矣。不寫音註。塗抹俱貼出。不完貼。無束題貼。

第二場。表中搥頭差一字。便貼。犯諱貼。貼出。惟二場極多。

第三場。策五道。其貼出者。貼於至公堂。謂之堂貼。外人不得見。

取中者為鄉試中式舉人。

子午卯酉四年為鄉試四科。

辰戌丑未四年爲會試四科。

鄉試鄉薦。

試士於鄉謂之鄉試。巡按監察御史代天巡狩。同提調副提調薦之。天子是日謂之鄉薦。即一事也。提調謂之貢舉官。

秀才今謂之生員。即所謂諸生。即所謂茂才。即所謂博士弟子員。異名而同實也。其中有廩膳。有增廣生。有附學生。有青衣。有社生。五者得科舉。日外更有鄉賢守祠。工。遼。寄學等。

生。不與科舉之數。

秀才考中一二三名補糧。謂之廩膳。曰學生。廩膳年滿無過。試中得貢。此逐名挨貢也。更有高者。曰選貢生。恩貢生。此合通學廩膳考中者也。二者一同。更高者曰拔貢。此合通學之廩。增附而超拔之者也。三者與計廩歲貢不同。至於貢士。即鄉試中式之舉人也。故曰某科貢士。

鄉試。縣試士。送府。府送督學。取科舉。送省。

鄉試謂之舉子。

貢舉官二員。即調提官。

順夫。應夫。府尹。府丞。浙江。江西等省。布政。右布政。布政者。即古之方伯也。

監臨官。即知貢舉官。巡按監察御史。

順夫。應夫。各二員。外監臨二員。不在數內。浙江。目下。各巡按御史一員。

考試官。即總裁。即主考。

順夫。應夫。用大翰林院官二員。如侍講。春。

坊庶子。諭德之類。

浙江。江西。福建。用翰林一員。修撰。編修。檢討之類。湖廣。翰林編簡一員。部屬官一員。

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或通用部屬。或用中行評博一員。或用別寺降官。

同考試官。即分考。即房考。即經房。此五經房也。推官。知縣。教諭。教授。爲之。

會試。

貢舉官。為禮部尚書侍郎二員。

知貢舉官為御史。

考試官。即總裁官。或太學士。即宰相或侍郎

二員。

同考試官。即分考官。為翰林科中書博士。

評士少者十八房。多時二十房。

大緊與鄉試同。但場期在二月初九。十二

十五日。中式者為會試中式舉人。

三月十五日廷試。又謂之殿試。廷試策一道。

宰輔讀卷。天子御筆標題。十八日傳臚。第一甲第一名為狀元。第二名為榜眼。第三名為探花。第二甲為賜進士出身。第三甲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入翰林為修撰。榜眼探花入翰林為編修。二甲第十名及會元不中鼎甲者考館入翰林為庶吉士。此鄉試會試殿試之大畧也。

問。老師所服大明禮服否。

對。巾道袍。大明謂之褻衣。不敢施於公廷之

上_上下_下者非上命不敢服此見上_上人上_上人亦不
敢衣此見秀才惟燕居爲可耳。今來日本乃
見此爲禮衣實非也。大明宰相極尊不敢坐
受秀才一揖不敢曰便服見秀才大明衣冠
之製。曰文官言之有朝冠冠有簪冠中有梁
有金線分別官職高下武官曰纓纓有曲有
朝衣不論大小鞞鞞珮玉俱全有圭有笏拜
則搢之笏有只有一板五品曰上用牙謂之象
簡圭有五等公侯伯子男有桓圭躬圭信圭。

蒲壁。穀壁之別。有僕頭。著公服用之。有紗帽。
著圓領用之。公服用紅。有青。五品。官上紅。公
服。五品。官下青。公服用。有軟帶。文武有別。圓領
有紅。有青。有油綠。有絲。有藍。有白。有玄色。有
蟒衣。有麒麟。有斗牛。有緋魚。有坐龍。官上五
種。惟一品。二品得賜。官下官不敢服。不賜不
敢服。補服圓領中之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
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鷗。六品鷺鷥。七品
鸚鵡。八品鷓鴣。九品練雀。雜職官黃鸝。武官

不同。帶有玉。有犀。三品花金。四品光金。五品
雕花影金。六品花銀。七品光銀。八九品并雜
職用黑角帶。武官稍異。有朝履。烏。有皂鞮。有
忠靖冠。有忠靖衣。有截褶。有巾。不同。隨品職
服之。帽。有直裰。道袍。長衣。海青。下種異名。高
下皆得服。
有裳。有蔽膝。有行膝。其他弁冕。黻纁之類。更
煩。尚不在此數。明朝制度極備。極精。極雅。比
前代製不同。

問書東式。

對副啓貳枚爲一扣。二扣。三扣。四扣。六扣。可用。惟五扣不用。乃殘紙耳。寸楮舊無其制。兵與呂來方有之。亦倣副啓之例。稍闊則爲帖。二扣者爲古東。六扣者爲全東。三扣。四扣。五扣。皆不可用。俱爲殘紙。副啓盡而書不能盡。則復用一啓。續之。其二。其三。呂至六七。俱可粘連。不粘連。隨意粘連者。用鈐縫印記。均不割去。面葉。割去。面葉。則爲殘紙。所呂。謂之殘紙。總之。慮其不敬也。寒舍子往來。則不在此。

例。書面用拜帖回帖非也。上達者用手奏奏
記手啓副啓之類。平行者用副啓如晤談如
晤言。代面等項。下交者用札諭劄諭帖等項。

對奧村庸禮問二首來問附

庸禮問幼年而喪父母人生之不幸也。先
是不知聖賢之道。故日用之間不能尊信
聖賢之規範。及長國政之暇。闡經書其理
難澁。面牆立處。遮不足行。繼述之孝道。古
曰。事亡如事存。又曰。祭日入室則僂然出。

戶則肅然。容貌聲音洋洋焉。如在目前。忠孝之感應。自然所目發越也。凡人目孝敬事君長。則忠順不失。爵祿祭祀兩者守保。雖然。國俗不任所欲。祭祀長廢。或欲成終遠之志。性情軟靡。氣品麤笨。孝敬之心。且弛。聖賢之道彌離。伏冀先生示嚴論。

對。聖賢之所目持心。君子之所目守道。其得力政不在多。只要一。句兩句。扼其要領。遂終身用之。不盡。如此條所問。止在事亡如事存。

一句。人之所曰。敢於不孝。敢於爲非者。只是
忘却父母耳。苟能充此如事存之心。自然行
住坐臥。無適而非父母也。儼然見乎其位。肅
然聞乎其容聲。皆此如存之念爲之也。自然
一舉足而不_三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_三敢忘父
母。曰孝。事君則忠。曰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
自能保其祿位。宗廟孝敬之心。曰如純謹。聖
賢之道。不在他求。剛而不撓。精而不浮。莫過
於是。何多自遜也。至於祭祀長廢。國俗不任。

所欲。愚謂不然。公侯卿相者。禮義之所司。作則於上。而爲士民之所觀感。而取法焉者也。聞有矯國而革俗者矣。豈有委身。且循敝俗者哉。孔子之答問孝也。曰。生事之。且禮。死葬之。且禮。祭之。且禮。孝經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君子且孝。立身之外。祭其要道也。吾聞自古明王。且孝治天下矣。未聞不且孝。而可謂之治國者。未聞治國。而禁人之爲孝者。昔者鄭子產小國之卿耳。猶能

曰禮治其國。制其俗。生爲君子。歿稱神明。愚
嘗遊於鄭矣。鄭人家至戶到。莫不尸而祝之。
至今頌其遺愛不衰。此稟之周天子乎。抑稟
之晉楚乎。況乎其敦詩書。說禮樂者哉。況乎
其言於晉國。無隱情。光輔其君者哉。

問。黎民參天地之間。在氣質之清濁。二氣
相合則生。二氣散則死。賢者受其清。愚者
受其濁。清者全性情之純粹。可歸其本然。
自上古迄今。賢者少而愚者多。如彼不肖

者。二氣散則其濁氣歸何處。依何地。據天地之變化。爲鳥獸哉。爲草木哉。賢不肖其精神所歸。差別如何。

對。賢者受其清。愚者受其濁。儒者固有是說。不足異也。然此天賦之乎。抑人受之乎。既有受之者。則必有予之者矣。果爾。則天地常以清氣私賢。智而曰濁氣困愚。不肖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然則愚不肖之爲不善。乃其理所應爾。是則天地有過。而愚不肖無罪也。又

何_レ曰_カ天則降之_ヲ百殃_ヲ而人主則施之_カ刑戮_ヲ耶。
至於雖愚必明_ヲ雖柔必強者。或有改行從善_ニ
者。又何_レ曰_カ稱焉。豈清濁氣相雜而稟歟。抑前
稟其濁。而後稟其清歟。亦有素行皆賢。一旦
爲利回爲害怵。不保其末路者。又何_レ曰_カ稱焉。
堯舜之民。比屋可封。祭紂之民。比屋可誅。豈
堯舜之民之氣皆清。而祭紂之民之氣皆濁
哉。試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愛
其兄。乳之則喜。威之則啼。溥海內外。天性無

少異也。及其長也。父母之訓教也。無方。世俗之引誘也。多故。習之之久。靈明盡蔽。昏惑。狡橫生。相去遂有萬萬不侔者。書曰。巧言令色。孔壬。蓋大爲奸惡之人。言必巧。色必令。其所目營私。敗俗者。心思無所不至。若夫禮義道德之訓。昏昏而不知。是皆習俗之害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則既莫不與之。且仁義禮智矣。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且生。所謂命也。如是。則天地豈有偏私厚薄於其間哉。

人自取其清。人自取其濁耳。譬之水然。涓之
源至清也。及其支流派別。入於潢汗。小穢者
小濁。大穢者大濁。是豈涓之有所區別哉。譬
之鑑。然時時磨瑩。光燭鬚眉。委之泥塗。昏翳
如鐵。如瓦礫。不辨形貌。是豈鑑之本然哉。譬
之大路。然君子履之。趨且采。齊步且肆。夏周
旋中規。折旋中矩。狂瞽邪忒者。入焉。踉蹌奔
蹶。汗膚喘急。是豈道路之獨厚於君子哉。詩
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故曰。自暴也。自棄也。故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天曷嘗曰。濁氣限人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上智下愚。世寧有幾人哉。若夫死生之際。君子道其常。不道其異。盡其所曰生之禮。不窮其所曰死之事。季路問死。未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之謂也。雖然。彼生存之日。無一而非禽獸矣。焉有死而不禽獸焉者。彼形體百骸。心思智慮。居然而草木矣。焉有死而不

草木焉者。

對古市務本問二首 來問附

務本問。僕經星霜向二十餘年。汲汲世事。皇皇職務。而雖不知聖賢之道。腴遂不歸。老佛之徒。僅欲尊信王道。然夫所賦之性。或爲人慾。輒被遮蔽。無由得其全。孟子曰。性善也。僕性非善。荀子曰。性惡也。且亦非惡。宵次之間。不能解其迷。噫嘻。致克已復禮之工夫。則豈不得性之全哉。幸希示焉。

對性非善亦非惡如此者中人也。中人之性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全藉乎問學矣。學之則爲善人爲信人又進而學之則爲君子又進而學之不已則爲聖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無所迷無不可解者也。既能學自知人慾之非自不受其蔽既能學自知王者聖賢之道之爲美自知老佛之徒之邪之僞不待辨而自明矣。若夫汲汲世事臯臯職務遂謂荒廢學業則必明窻淨几伊

吾咕嗶。而後謂之學矣。則身體力行者。非學。而吟詩作文者。為學矣。是殆不然。先儒謂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斯三者。則知所_レ目持身矣。孰謂知所_レ目持身而非學哉。但問_下日夕之所_レ目汲汲皇皇者。公私利欲之間。何如耳。苟或背公植黨。營其私家。則罪也。如果勤忠職業。宣君德。達民隱。訪賢良。察姦慝。卹鰥寡。賙困窮。則汲汲皇皇。乃學問之大者。又何病焉。所謂克己復禮者。未_レ易言也。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
循循而學也。循循而學之可能也。已克而禮
復。則仁者之事已得其性之全矣。未可一蹴
而至也。但在吾子勉之而已矣。強勉不已。遂
成自然。人固未易量也。

問。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雖微子箕子比干
三人之行相異。皆稱仁。想夫三賢之行。同
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各雖謂得其本心。微
子去。所_レ目稱仁。自古雖多論說。不_レ解稱其

仁之意。蓋三人之行。各隨時安心。故稱其
仁否。庶幾仔細告焉。

對。殷有三仁之論。致疑於微子之去。不得爲
仁。此局於一隅之見也。必曰一死爲忠爲仁
也。夫臣子之事。其君居恒不能盡啓沃之道。
不能竭諫諍之誠。使其君榮國治。迨夫社稷
淪亡。徒曰一死塞責。其心必曰吾忠也。必曰
吾忠如是足也。是乃忠臣之罪人耳。安得謂
之仁哉。微子之所曰去者。有故焉。微子爲紂

之嫡兄。非庶母兄也。註疏之所撫者妾也。其母先為次妃而生啓。後陟王后而生受。受生而機警多才。帝乙愛之。欲立為嗣。故舉子。呂母貴之。說曰厭衆耳。非微子之母賤也。箕子為太師。固欲立啓已。帝乙不從而立紂。紂立而忌之。特曰父師少師在而緩其死耳。微子未嘗得在位焉。孟子謂相與輔相之。或者太槩臆度之辭耳。或者古有其書。而今則無所據矣。呂元子而不得為冢嗣。又不在其位。而

責其死焉。亦已過矣。微子之言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君義屬。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去矣。父師之詔。微子曰。王子曰。君出爲道。王子曰。弗出。我乃顯。隋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夫箕子。仁人也。豈有已欲爲仁而陷人於不義者。使其不義也。何君爲。自靖自獻乎。微子之出。蹈危履險。艱難困苦。不言可知。其曰抱祭器。曰歸周。又曰。銜璧面縛者。註疏及左氏自相矛盾之語。無可信也。其後武庚誅而微子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封於宋。備三恪。曰奉湯祀。綿已絕之祚於七百載。獨不可謂之仁乎。仁也者。於心無所不盡。於義無所不安。至誠惻怛。而無憾焉者也。三仁者。死者易。而奴與去者為獨難。死者徑行直遂。而奴與去者之心。為更苦。究竟顛危而不失其正。誰得謂之非仁乎。或又疑蔡註庶几之說。今考之。成王曰。殷王元子。夫成王賢君也。豈有曰庶子。而謂之元子乎。箕子賢臣也。又為殷太師。嘗欲立微子矣。豈有曰庶

子ヲ亂ラシテ統_レ兼_ニ之_カ大綱大法_ヲ而得_レ謂_ス之_ヲ賢人_ト手_ヲ不_レ信_ス經_ヲ而信_ス傳_ヲ於_テ何_ニ折衷_ヲ焉。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序

賀源光圀壽四十序

百年曰期。願。而其間歷選最勝之時。莫如四十。何也。前此則三十也。雖云壯已。然更歷或有未熟。則事且勢疑。諳練或有未精。則理絲衆眩。雖且孔子生知之聖。猶僅曰能立而止。

爾。過此則五十矣。五十始衰。人生之大常也。故曰。時之最勝者。莫如四十也。諸侯之禮。瑜未之學焉。聞之士之禮。則四十曰強而仕。丁鴻有曰。天不可曰不剛。王不可曰不強。上而考諸平者之道。下而揆之列士之禮。則方伯通侯之當強也。從可知矣。夫強者膂力方剛。拔山扛鼎。勢援乎上。氣陵乎下。之謂乎。釋禮者曰。氣壯神固。道明德立之時。故曰強。且此思強。強可知矣。蓋道不明。則羣疑滿腹。吾所

謂是而或有非焉。吾所謂否而容有可焉。則
神懾而不得強。德不立。則衆難塞胸。足將進
也。或牽之而趨。趨口將言也。或惑之而囁嚅。
則氣餒而不得強。道既明。德既立。所爲直養
無害。至大至剛之時也。今按所爲疑則聲色
貨利。舉不足。曰搖乎外。是非毀譽。舉不足。曰
怵其中。誰得而撓之也哉。仁義禮智。天之所
命我。非有容有執。有敬有別。則荏苒而仰
負乎帝天。民人社稷。山川土田。君之所。曰錫

我。非深耕易耨。正已率物。則委靡而上負乎
吾君。飽食煖衣。興利除害。民之所切切。且願
望之。我者。非不饑不寒。庶富富教。則蓄縮而
下慚乎百姓。果能此道矣。則達天知命。聲入
心通。言爲世法。動爲世則。亦繇是而漸進焉
耳。今者小試之。而民風已變。與往時遂相逕
庭。非化之必不可更。非俗之必不可善也。誠
能修明其道。使百姓實見其美。則歡欣鼓舞。
家絃戶誦。可彈指而冀矣。假令回互遲疑。與

羣蒙同蔽。則道何自而明。遂巡退縮。與頽俗
共靡。則德何繇而立。其有不負生我者乎。是
且須自彊也。自彊而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
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體地。高
明體天。悠久無彊。故至誠之道。上下與天地
同流。豈特百年而已哉。繁露曰。天積衆精。且
自剛。聖人積衆賢。且自強。其言信而有徵矣。
昔者春秋之世。莫強於晉文公。然有狐偃趙
衰魏犢顛頡司空李子陶叔狐諸賢輔之也。

其次莫強於秦穆公矣。而百里奚蹇叔公孫
支由余諸賢實輔之。其次莫強於楚莊。當饋
而歎。日中不食。且不得賢人而師之爲憂矣。
然猶有孫叔敖虞丘子申叔時也。其後則魏
文侯爲最強矣。時則有如卜子夏田子方段
干木。論思於內。李成李克翟璜西門豹吳起
之屬。宣力於外。下而舍人無擇趙倉唐咸知
大義。亦能彌縫闕遺。然其最初之強者。共稱
齊桓矣。管仲隰朋鮑叔賓胥無甯戚絃寧王

子成父用。而天下無敵。易牙暨刁公子開方
用。而成業頽隳。且此思強強可知矣。之數君
者。皆霸王耳。猶能如此。況乎聖人漸仁摩義
論道經邦者哉。宰相上公水戶侯。誕生於戊
辰年。今歲適當四旬。是月之十日。爲上公懸
弧之辰。瑜敢且是壽之上壽之道。例且祝。或
且頌。而今乃且規。不幾與爲文之旨相乖謬
乎。然善祝者。期之百年而已耳。今瑜且無疆
者。期侯。其願不益弘乎。詩云。俾爾壽而臧。俾

爾熾而昌。何莫非是道也哉。是爲序。

十宮圖序

爲如賀中將細利作

孟夫子子輿氏謂天下之目相侶也。又曰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然也。然而有不盡然者焉。目之所視則一也。而所視之中。有鉅有細。有昧有明。有喜有懼。所見在眉睫之下。而心之所之。或在郭郭之外。是故有大觀焉。有達觀焉。有曠觀焉。相去居然霄壤已。安得比而同之。蓋凡天下事。有其始必有其終。有可觀。

必有可鑑。非可苟焉而已也。吾鄉仇實父著
色點染繪事之最工者也。中翰文徵仲待詔
鴻都門。小楷之最工者也。曾貌十宮圖。而待
詔曰宮詞百首。分隸之。賞鑒家稱爲二絕。近
者賀能越三州。太守管公得之。甚喜。曰示余。
屬余誌之。余反復把玩。未嘗不歎其技藝之
工。綴也。而惜乎其未全也。若使實父可作。而
待詔可起也。吾欲畫放勳殿於其前。曰冠其
端。第茨髮鬢焉。采椽楫柱。班駁陸離。十階坦

坦易易。一時君若臣。拳拳汲汲。相與憂勞。天下亦甚足觀矣。繼之曰重華宮。使官娥之儔雅者。抱琴執拍。譜南薰而歌三風十愆焉。此其氣象何如也。雖彼宇文愷爲將作。趙履溫司管絃。而公翰般督繩削墨。必不能構此也。雖使顧虎頭澄墨。而吳道子點其睛。希文文正公紀其勝。而右軍王逸少執筆而畫。亦必不能闡其微也。觀止矣。是宜億千萬載富實之弗替也。而奈何人事之弗齊也。若夫連昌

宮則既繪之矣。吾意欲於宮垣之外。畫楊氏
諸姨鬪風之車。祿山一入東都之縣。霜鋒雪
鏑。羽箭敦弓。虜策轟天。旌旗蔽野。珠鈿委地。
翠袖沉沙。更欲待詔錄元微之連昌辭全篇
於其後。今觀之者聳然髮豎。而聽之者泚然
汗出。寧不遠勝於宮詞百首耶。即如阿房宮。
亦當采杜牧之之警句。且綴於其下。當時諸
侯之兵。唯沛公最先入關。親見秦宮室之美。
欲留居之。賴樊噲危言正諫。即日還軍霸上。

未幾遂有咸陽三月之火。漢祖目擊其事。是
日未央鼎建。制度踰侈。譴責董佞諸臣。大有
人君之度。而蕭相國曰。口舌禦其主。要使後
人爲無可加。其後井泉長楊。金莖承露。事事
侈汰。安在其無可加也。末幅泛言吳宮萬玉
結之。爲不若圖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取吳宮
之最麗者。曰殿於其末。樓臺百尺。朱碧輝煌。
複道飛空。宛轉相屬。金缸玉帶。翡翠文犀。節
枕縣楣。空青祖球。象齒雞舌。雲母珊瑚。鏤沉

齊而爲欄檻。輯三檀。日作楹。棖微風飄動。香
聞里許。此亦當時之極致矣。景陽殿并。至今
名著金陵。學士大夫。過之必憑。而弔焉。故老
相傳。歷歷能言其事。愀焉動人。甚可聽也。上
下數千百年。聖哲之兢兢。荒王之奢縱。民生
之榮悴。國祚之汗隆。即人心之危操。允執之
要。莫不於此尺幅焉。基之。豈非大觀也哉。豈
非達觀也哉。豈非曠觀也哉。君子之於天下
也。小物必謹。况其大焉者乎。其敢苟焉而已。

管公知瑜。韞直鹵莽。有素。歸之。至再。而必欲
瑜誌之者。意殆有爲也夫。意殆有爲也夫。

三皇虞詩序

道設野子名傳。嘗夢得一大筆。鑄三皇虞字。
中大夫既爲之詩。曰詠歌之。又爲之序。曰叙
述其事。且援汗左及唐三事。曰證之。既信而
有徵矣。又復索余言。曰弁其首。不幾弁而髦
乎。是故請之經年。而不塞其望。蓋正言則忤
俗。貌言則夸誕。故難之耳。而野子趣之不已。

因爲之序曰。大凡無所思爲而夢焉者。皆兆
之先見焉者也。然而存乎其人矣。余亦舉三
晉事。以明之。可乎。昔者晉文公夢與楚子搏。
楚子操帚之柄。而文公攬其彗。又徒手搏文
公跽。楚子伏其胸。而鬪其腦。戰有日矣。而文
公不悅。子犯曰。吉。攬帚之彗。日掃則彼利。日
擊則我利也。手搏而蹶者。我得天。彼伏其辜
也。是故一戰而文公遂霸。陶士行夢生八翼。
登天門。折其二。而耘。後都督八州。不愆臣節。

謝文靖夢乘桓溫輿行十六里。遇白雞而止。其後代溫秉政十六年。晉室賴之。一則勤王攘夷。一則竭誠捍患。一則匪躬靖節。若此者。有其德。有其才。與其夢若合符契也。子亦知皇虞之意乎。三皇者。開物成務。而有虞至孝動天。選賢與能。各當其物。皆非無爲之事矣。諸人貿貿。而子拔其尤。是且力致之也。筆須待賈。則且物交物。皆非無因而至前者已。子果能不安其所。奮焉崛起。自我作古。不待文

王則斯殆提子之耳。而面命之也。若徒隨俗雅化。弄月吟風。所期至大。足目副。是要腹乎。荆王元景掌夢。手把日月。亦足驗乎。若夫王法護如椽手筆。不過一草哀詔。作謚冊而已。無他奇也。法護官中書令。而謝太傅秉鈞當軸。典午奄奄待盡。倚太傅爲泰山梁木。謂宜同寅。協恭。共獎王室。而乃并與齟齬。日終其身。雖其後欲哭謝公。謂有人心者。而爲之乎。江文通依阿亂朝。無所堅立。夢筆而才華。索

筆而才盡。則與奪歸人矣。而繇淹乎哉。李青蓮簞筆遇主。遭際非常。不幸天步艱難。自當捐軀盡瘁。而乃失身永丰璘。邀求非望。使人謂文人無行。三子者。又安足倣乎。志士仁人。當取法乎上。日期無負乎天之所。曰予我者。顧乃退讓不遑哉。

敬彊齋序 為奧村庸禮作

昔者曾子曰弘毅之學力。著為任大責重之擔當。何不少曰士宜弘宜毅。而直曰士不可曰

不弘毅。豈非君子稟天命之性。秉道德之躬。其規模不可自隘。其骨幹不可自靡歟。安得與斗筭之器。脂韋之徒。相與絜長較短哉。夫弘者無所不愛。無所不包。大而非夸也。毅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定而能靜也。誠知士之操修砥礪。宜如是已。然何日遂能得此歟。他日之言曰。君子所貴乎道者。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又曰。可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然後知曾子之所居者敬。而所守者強也。是故戰兢臨履。今而知免。此易之所謂朝乾夕惕。自強不息者也。曾子之在孔門。獨得其宗。習聞夫君子無不敬。敬身爲大之旨。力行夫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強哉矯之道。宜乎其無所不弘。無時不毅也。或曰。敬者居處則肅肅矣。威儀則抑抑矣。慎重之意多。則振厲之氣少。疑不可目得強。強者氣則陵乎上矣。意則蔑乎下矣。骭髀之骨恒堅。

則謹凜之思日減。疑無藉乎主敬。此觀其貌而未徵其心也。循其迹而未究其精也。別其途而未會其理也。蓋敬則心強。強則心敬。二者相須爲用。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也。忽既盡。斯天理獨存。仰不媿。俯不作。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乃天下之至強矣。亭亭物表。必意在象先。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揣揭寬博。而必往千萬人。乃天下之至敬矣。此無他。心小則神完。神完則守固。神完守固則

理不_レ屈。氣不_レ懾。安_レ往而不_レ強哉。昔者文王緝
熙敬止矣。而詩稱文王之勇。此敬強之一證
也。禮曰齊莊整齊不敢懈惰。呂成禮節非強
有力者弗能也。故強有力者將_レ日行禮也。此
又敬強之一證也。是故君子之道。放_レ之則彌
六合。卷_レ之則退藏於密。何莫非此物也。夫何
莫非此志也。夫吾門人豐臣顯思。氏奧村。名
曰庸禮。逡巡謙退。若不_レ勝衣。敬謹有餘矣。但
乎中之所羨者。奮迅激昂。剛果決斷耳。因呂

敬強名其齋。亦董安于佩弦之意也。往嘗屬
茶爲之記。余所曰遲遲者。非慢易也。徒曰多
病。未能力耳。今於其行也。爲之序。曰廣其
義。所曰明敬強之。一致也。

贈安東親清序

金帛珠玉之厚。其藏可曰爲富矣。遇不才子。
則一朝而盡。年旨滫瀡之致。其養可曰爲孝
矣。辱人賤行。則親名不章。世未有知之者。或
汲汲於積金玉。或僅僅於養口體而已。親清

公居心靜誠。居身和雅。居官廉惠。今甫逾七十。致其政者已數年。內日課其二子。外爲耆英洛社之遊。長公世其職。能克紹家聲。次子則余。門人守約省菴也。勵志聖學。篤信而好之。夫中原傳道有統。受業有師。而韓文公於聲詩進士之世。奮然而爲古學。遂爲文起八代之衰。其間去漢尚未千載。率德尚未真醇。而有泰山北斗之望。今令子未見孔孟之道之可悅。即能目注孔孟之庭。而竭蹶趨赴之。

他時直入其室。足爲貴國振古英豪。非獨貴國也。中原之士。好古力學。亦未能或之先已。公曳杖行遊。或勝友如林之會。忽聞誦讀之聲。平居見其拔俗之行。有不灑然悅。怡然豫者乎。家有奇珍。則其富過王侯。即使啜菽飲水。已極天下之樂。况旨甘滌澹之承其歡。而溫清定省之服其勤哉。是宜公之壽無疆。樂亦無疆也。因贈之曰。教子樂夫。公字親清。名某。別號景祐。慕王祐之種德於子孫。而二郎

遂昌其宗。因以此見其志。

送林道榮之東武序

椶楠杞梓。產於鄧林。未爲林也。明月夜光。生於合浦。實則寶矣。未爲奇也。十尋之豫章。喬喬吳越之麓。如意珠熠熠江漢之濱。鮮不爲匠石之所顧。而蛟龍之所搏矣。余於庚辛間。至日本。見福清林子玄庵孰也。於東明山房。此時才在髫髻。顧其視瞻翳翳。步履聲聲。固已心異之。如鷄群一鷄矣。壬辰秋復過日本。

適當作報國藩及答定西侯張侯老兩書。病困不能搦管。而舟行甚迫。日夕促報書。或有言林子能作小楷者。延之即至。授之草。即濡毫疾書。氣度冲融。旁若無人。如孔文舉當年兔起鶻落。筆不可撮。如小王令家法。益知其爲國器矣。其後潛心學業。詩辭益清俊。筆意益宏肆。戊戌冬。向余歎曰。居此地而讀書。奏雅樂於重譯。表龍章於裸壤耳。奈家貧不能作別業。何。余廣之曰。諺云。孳孳力由。必將逢

年。但患不讀書。不患讀書無所用也。子其勉之矣。去年冬。妻木鎮公來鎮。茲士能選才好士。羅致幕下。朝夕刮磨之。豈患匠石之弗顧。暗投道路而爲人按劍哉。今鎮公自任滿當報命。因欲携之往東武。而問序於余。夫東武固材賢之藪。而璣璧之淵也。吾素聞日本國如古燕趙之風。燕趙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今悲歌之聲形震吾耳。溢吾目。久矣。其亦間有慷慨之士乎。有則子爲我告之。無則爲我博

談之也。其有若黃金五百斤買駿馬之骨。來
千里馬者乎。其有若振垂絕之弱燕。珍二
萬乘之強齊。返磨室之鼎。植汶篁之竹者乎。
其有立義不侵。然諾爲行。不使人疑之。甲光
先生乎。其有風飄易水。日貫白虹之荆卿乎。
座客泣下沾襟。筑擊秦皇帝。如高漸離者。義
烈也。亦有完希世之璧於虎狼秦之窟。而自
屈於廉頗者乎。亦有屋瓦盡震。解圍關與之
馬服乎。穎脫囊中。不肯碌碌。因人定一言於

強敵之前。左手奉盤盂。右手招同列。能如是者。亦國之光也。東却林胡。北逐匈奴。大將若斯。亦國之幹也。其有邯鄲且夕且下。平原束手。橋舌。而義不帝秦。欲蹈東海。若魯連先生者乎。仲連非趙產。客於趙。而能使趙焜煌至今。真人傑也。古者屠狗之徒。慨慷激烈。使千秋萬世。生載乘之光。豈今者鐘鳴鼎食之豪。徒品題於龍團雀舌。傳說素瓷而已哉。其必有希世之英。如古人之炳炳琅琅者。又聞此

地多博聞強識之士。胸羅今古，足目匡其君，而華其國者。有則亦曰告焉。恨吾匏繫於此，不能一觀其盛。儻能身接之，亦足曰慰十七年之饑渴，而自信其耳目。聊於吾子之行，致之意焉而已。子其亦益自懋勉。至彼則無更患寡陋，特養其干霄之姿，而發其徑寸之光。炤車前後十二乘，曰爲知己榮哉。

宗廟圖序爲加賀中將菅原綱利作

其一

此圖一本之太師潞國公文諱彥博之廟圖。參之呂晦菴朱夫子之古今廟論。及唐開元禮。潞公一代偉人。其所與遊。又多當世名賢。然猶不敢自爲廟制。必俟西鎮長安。訪杜岐公之遺範。而後爲之。二公乃天子之師。傳三公。與元侯微有不合。然天子之卿視侯。大夫視伯。相去下階耳。不得_レ不_レ呂此爲準。又二公之廟皆傾圮。無從得其寢制。大夫之廟尚有寢。寧有公侯之廟。而無寢者。自廟目前。下

咸備。釋蒸烹割。行列整齊。主賓干祝。齊宿鱗
次。然廊廡迂迴。則視聽訛繆。甬道太遠。則奔
走煩難。蓋二公未嘗開社。故不妨爲之。今也
分茅建國。禮繁事重。則有異焉。且二公之廟。
皆同堂異室。潞公又三門曲徑。禮制非宜。故
不得示稍爲增損。禮寢無兩廡。詩曰。奕奕寢
廟。奕奕者。聯屬之辭。安得於寢獨爲單露。禮
竈在大門之南。少東未得其作法之意。然此
木賓入門之路。肅雝之所。雖執爨踏踏乎。恐

不免煩囂。茲則暫移於室內。餘則悉倣古今之禮。未敢憑臆。日擾之也。

此圖但言夫禮之大常耳。然地有廣狹。勢有不便。則當通融爲之。即如魯魯公武公及群公之廟。皆在公宮之東。桓公僖公之廟。乃在公宮之西。宋司城之廟。附於南牆。豈能復遵常度。鄭子太叔廟在道南。寢在道北。夫豈得爲而不爲。蓋限於地勢。不能復循昭穆之故也。故曰。地有廣狹。勢有不便。自當通融爲之。

其二

宗廟之禮。潔。絜。盛。辨。醴。齊。薦。廣。牲。謹。絜。嘗。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因。然。矣。而。序。爵。序。
事。旅。酬。燕。毛。即。所。以。教。子。姓。教。臣。民。也。是。故。
君。子。將。營。宮。室。必。以。宗。廟。爲。先。是。宗。廟。急。於。
宮。室。重。於。宮。室。也。故。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然。而。宗。廟。之。事。非。一。端。矣。邦。君。之。一。出。一。入。
或。告。於。禰。或。格。於。祖。或。布。於。禰。其。大。者。有。
事。於。其。宗。及。其。太。祖。出。簡。車。徒。入。數。軍。實。飲。

至策勲。皆於廟焉。行之。爵祿慶賞。皆於廟焉。行之。若曰。先君之祿爵。吾不敢。曰。私諸人。吾不敢。不與賢者能者共之也。書曰。佐我烈祖。作我先王。用命。賞於祖者。是也。夫如是。不必入廟而思敬。時時皆有臨之實之者矣。不侯奏假於無言。事事皆若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矣。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明乎斯義。諸侯寧有異乎。夫如是。豈特犧牲玉帛祝史陳辭而已乎。書曰。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此之謂也。

其三 五廟圖序

僕微賤且固陋。罕交當世王侯。追憶生平諸侯王諸侯之所知識者。僅十人。而卿相不與焉。蓋明室之制。卿相之子。不學則爲庶人。雖任子乎。大者司丞。次者部屬郡倅。次者京府幕僚而已。亦如太祝奉禮。禮。葬。且大夫祭。且士。未有立廟。且報本。萃。渙。者也。非若有土之君。五等雖有尊卑。舉皆世世承襲。得建太

祖之廟。爲祧。爲祫。亦非如唐宋之制。三品以上得建。三廟四廟。是故諸侯之禮。僕未之學焉。即此十人者。強半近代新爲封建。未崇廟貌。即如周藩越國之類。雖有宗廟。自非朝聘燕饗。不得入而觀焉。非如孔子之可。且每事問也。歷考經傳所載。及前賢議辨。於天子之廟。則群器聚訟。於公侯之宮。則罕能詳備。無所憑依。於何祖述。是且五十川剛伯。奉將明命。欲爲作五廟之圖。夫作之。非難也。作之

而不可行。是秕稗也。僕雖不肖乎。安肯以身
爲秕稗。苟且作之。而遂行之。是綿蕞也。違於
制。戾於禮。且欺一時之耳目。其能免百世之
下之君子。所揶揄而辨說乎。僕故恐懼慚惶。
再三辭之。辭之而不獲。因語之曰。必欲作之。
當令博聞洽見之儒數人。過此。徃復論議。共
相商確。以成盛典。又不獲命。不得已。采其散
見之文。訂其雜糅之說。酌古準今。建爲此圖。
本乎古而不泥於古。宜於今而不拘乎今。尼

而不可行者去之。深而晦其義者闕之。不上
陵。不下比。不過隆。不苟簡。對越可。曰於此肅。
駿奔可。曰於此承。大政可。曰於此行。民德可。
曰於此徧。交際則有威儀。丰實不至煩亂。大
約曰時王之制。通百代之規也。今祇勅下草
本。特爲奉覽。庶發博雅好古之君子。能知先
王立法之意。不爲殘編斷簡所束縛。所迷繆
者。通其義而駁正之。惟期相與曰有成。爲貴
國萬世之宏猷也。若遂曰爲一王之制。則吾

豈敢。則吾豈敢。

且上廟圖。雖用日本格式。亦無不可。必欲自
中原之制。布其几筵。榱桷。須命主木。木匠親
來。口爲指授。其擡樑柱礎。析枅戶牖。拱斗構
櫨。椽花門檻。側線鋪墊之屬。嗣容爲圖。且授
之。但日本屋宇飲食二事。猶存質樸。饒有古
風。愚雅不欲彫琢之。大明之制。房舍之壯麗
者。用灰布油漆。五彩金裝。恐與國法相違。且
清廟茅屋。惟取嚴整。不在華美。尚析高明。裁

酌。

○記

勿齋記 爲加藤朋友作

生知安行者。古今之所共貴。而人生之所大願也。繇此而隳於聖神無難矣。然生而齊聖廣淵者。曠代而不一見。而世不志聖人大賢者。曷故哉。或者作聖有其道。而不必盡出於生知安行哉。世人不乏聰明特達之士。然高自位置。數茂彝倫。夷猶傲睨。蕩檢踰閑。好異。

厭常。離經叛道。或反爲名教之罪人者。又曷
故哉。此誠作聖有其道。而不必盡出於生知
安行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又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
茲在茲。可曰知作聖之道矣。然世之學聖人
者。視聖人太高。而求聖人太精。謂聖人之道
一皆出於自然。而毫無勉強。故論議臻於寥
廓。析理入於牛毛。而究竟於聖人之道。去之
不知其幾千萬里已。幾千萬里而已也。容有

至之之時。卒之馬牛其風。愈趨而愈遠。是皆好高喜新之病害之也。古今之稱至聖者。莫盛於孔子。而聰明睿知。莫過於顏淵。及其問仁也。夫子宜告之。曰精微之妙理。入於言思俱斷之路。超越於惟精惟一之命。方為聖賢傳心之秘。何獨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言動者。耳目口體之常事。禮與非禮者。中智之衡量。而勿者。下學之持守。豈夫子不能說去。說妙言高言遠哉。

抑顏淵之才。不能爲玄。爲妙。驚高。驚遠。哉。夫
呂振古。聰明睿知之顏淵。而遇生民未有之
孔子。其所呂授受者。止於日用之能事。下學
之工夫。其少有不及於顏淵者。從可知矣。故
知道之至極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吉永守藤
君素好學。有志於四勿也。呂名其齋。因號勿
齋。勿齋公雅。欲有浚郊之貴。而余辭之。初見
於竹洞野太史所。呂春秋之例律之。斯遇也。
非見也。非會也。士大夫相遇。自有禮矣。不得

輕有所請謁也。奈何。且勿齋請余爲之記也。余未知其人。不得其生平。亦何得輕爲搦管。如賈人之銜其玉。而求售也。抑其心久。厭夫高遠玄虛之故習。茫如捕風。一旦幡然欲得余言。且證其生平之志。中庸之德乎。或亦知道之至極者。不在於生。知安行而偏在於學。知利行。及勉強而行之者乎。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勿齋有之矣。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余亦有之矣。余常患不得使天下之人皆可爲

堯爲舜。奈何問焉而不對。舉焉而不詳。而必
且士大夫相遇之禮。律之也。勿齋其念之哉。
念茲在茲。其尚有非禮者。得且干之哉。毋令
四勿之功力。而膚言仁之體用已。藤公名潛
字子默。官朝散大夫。任石州吉永守。

立卷記

寓內有三不務。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夫立言豈聖人之得已哉。蓋聖人
且拯救天下爲心。德無其位。功非其時。不得

已徒託之空言。庶幾後之君子讀其書。勃然而興起。修其德。而建其功。與吾身親見之者。一聞耳。誠使德澤被於生民。而功烈著於天壤。又何爲且言自見哉。然而大行之日恒少。卷藏之日恒多。故不若藝慎於仁術。而業擅夫專門。起不起之沉痾。保殘喘於生全。功也。儻進而求之。居然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而一且濟人生物爲心。是即所謂德矣。雖功有小大。德有偏全。夫孰非立德立功之類也哉。昔

孫思邈功侔造化。德動天地。夫孰非斯術也哉。吾故曰。記立菴云爾。立菴氏。與山諱玄建。師承於法印交泰院井上玄徹。其術業之精。夫固有所淵源也。非偶然矣。

子中記

爲白井伊信作

子之志亦大矣。乃慨然有意於中乎。子將曰。何者。爲中也。吾譬之。百里之程。吾十里。曰爲中乎。然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果何在乎。又譬之。百鈞之衡。五十鈞曰爲中乎。然則百鈞

之重。加之。銖兩而移。其義無所取乎。言寬猛者。中將在於不寬不猛之間。猶之可也。論敬肆。辯上下。而謂中在於不敬不肆不上不下之際。適足。曰爲笑矣。是皆所謂執中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繇是觀之。擇中在乎能權矣。權者游移轉徙。無往而不得其中者也。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豈易言哉。又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豈易言。

哉。子但篤志於學。擇取乎中。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亦可。曰庶幾矣。故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子其勉之哉。

德始堂記

爲奧村庸禮作

穆叔論三不朽。謂太上有立德。旨哉其言之也。德乃生而自足。然必立而後成。子不能。曰。庶諸父兄。父不能。曰。俟諸子弟。必也。身自基之。身自進之。若曰。非我始之。則無所於始爾。然而江河溝澮。不同量矣。泰山丘垤。不同高。

矣。是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賢其勉而進於其厚者乎。世間凡物皆如逝波。惟此其不可誣。不可泯滅者也。去秋議及於植德。賢迺慨然有夷回跼蹐之感。殆非也矣。賢其佐理興治者也。不當且此權盡委之天。且此咎盡歸諸天也。余平生不歛曲於人。容有齟齬。自流離喪亂。且來二十六年矣。其瀕於必死。大者十餘。但乎呼吸之間。可通帝座。其有能知之人。乃偏在於庸愚。故恒且此自信也。

是故青天皦日。隱然有雷霆震敬於上。至於風波嶮巖。傾蕩顛危。則坦然無疑。蓋自信者素耳。今與賢之相知也。新而又語言不能通。不當有明珠按劍之舉。萬一他時復有晤期。更當掀髯抵掌。援古引今。以徵其必然也。向欲顏其退食之堂。而問名於余。遂以余之自信者告之。故曰德始堂云爾。

典學齋記 爲古市務本作

人之所必資於學者。何蓋前人之學也已。

成。所_レ以_レ著之。即爲教。後人之學也。未成而求
成。因_レ以_レ循古先聖賢之道而爲之。斯爲學。學
之於人也。其執柯伐柯也乎。今人以_レ學爲戲。
邯鄲之步履。優孟之衣冠。皆爲學矣。或者以_レ
學爲市。脩其天爵。以_レ要人爵。既得人爵。棄其
天爵。皆爲學矣。無怪乎終身爲學。終身未_レ
學也。夫學者所_レ以_レ學爲人爾。子臣弟友。皆爲
學之地。忠孝謹信。皆爲學之方。出入定省。皆
爲學之時。詩書執禮。皆爲學之具。終身處於

學之中。而一心越於學之外。欲求如古先聖賢也。其可得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始之於典學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之於典於學也。終始典於學。而學有不成者乎。歌焉誦焉。泳焉游焉。而學有不典者乎。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與學化矣。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者也。夫典者常也。憲也。謂一念離此。無日爲法。九峯先生謂常在於學。是猶與學爲二也。吾子資質溫

淳學之無有不至。昔者自謂性非善亦非惡。豈有學焉而為不善人者乎。特患志意未定。當呂論學取友親賢進業為務。其母納履於鮑魚之肆乎。清原季敬名務本。初及吾門。遂從其君而北歸。何呂贈之。畧舉為學之大意。呂道其行云。

端亭記

為述達作

晚世好通方。因而尚圓融。尚活潑。尚脫灑。尚蕭疎。遂至於尚軟熟。故曠輕佻。凡此皆詭隨。

繼繼也。而文之。曰美名。蓋未有曰端名。其居者。今子獨曰端。顏其亭。而曰記。爲請余。深訝焉。而遣門人復訊之。則惟曰端正之義云爾。夫曰端。方嚴肅。而處員通活動之世。不幾冒歎之好乎。圓底而方其蓋。鮮有合者矣。圓柄而方其鑿。鮮有入者矣。子何取焉。吾欲揚其美也。吾丁生坐此病。而復曰此。贅子。則爲人謀不忠。吾欲糾其誤也。勉吾子。改塗易轍。而令同乎世俗。則告朋友不信。將如何。而可。雖

然。易曰。直方大。又曰。敬。曰直內。義。曰方外。凡此皆所曰爲端也。夫豈不義而聖人言之。

○志

高枕亭志

水戶侯宰相上公。於都城之近郊。新築別館。茅茨土階。踈極越席。不欲殫民力。曰壯遊觀。不欲極土木。曰開侈靡。不惟不欲而已也。兢兢焉實不敢出乎此。遂顏其亭曰高枕。每觀省之勤勞。息馬蹄於是墅。及是時之間暇。察

政刑於民風。恒思皓月當空。烟波靜畫。婦子
寧止。百室阜盈。竹栢之影。盡成荇藻。松栢之
榦。雅堪棟梁。美富中函。非復遂荒之境。藩垣
飭治。豈猶草昧之初。於是惠風和暢。對月勸
酬。與二三臣工。叙往事。說勤渠。闢閉塞。翦蒸
蕪。鋤非種。植嘉禾。是穰是菘。必有豐年。實類
實粟。已開家室。於是飲酒樂甚。陶然竟醉矣。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無營無慮。一枕黑甜。於
都樂哉。客有從旁而竊聽之者。讓余曰。子之

言無乃啓怠荒而貢諛乎。吾子直聲震於中外。側聞信義之著於今五十餘年。茲乃化爲繞指耶。吾聞之。天生一民而立之。君將使其憂勞百姓也。豈使之安意肆志於臣民之上哉。余謝之曰。敬聞命矣。子之言然乎。然未達也。諒矣。而非信也。夫高枕者。治定功成。慮周理得心曠神怡。而後能爲之者。非可一蹙而至也。世方澆泥揚波。而公之志獨潔。世方鋪醴歡醜。而公之性不嗜酒。設使此邦之中。有顛

連而無告。四境之內。有冤抑而莫伸者。公能
偃然而高枕乎。長道有未順。羣醜有未屈。克
明其德。未盡其所。曰。諡孫翼子者。公能偃然
而高枕乎。無寧惟是。公屬尊而近親。曲高而
和寡。設使廟堂之上。一德之未孚。一事之失
理。公雖欲偃然而高枕。其可得乎。茲之所云
志也。而非事也。遠期之也。而非遂爲之也。子
觀之。跡象之粗。而不諒夫制行之高卑。致諸
說文之義。而不徵其襟期之遠大。余故曰未

達而未信也。客乃面熱汗顏。瞿然而覺曰。吾
小人也哉。昧於道之腴。而泥之膚革。是猶鳳
凰軒翥於車霄。而吾謂其捨於粉榆籬落也。
吾陋矣。而今而後。請執鞭日事子。竊子之餘
日。淑吾身。而因懷日事吾君也。

○規

論安東守約規

儒者之道。振古繇今。極天際地。仲尼日月。無
得而踰。然而亦有不_レ行不_レ明之時。則浮雲風

霾薄蝕之也。終不能奪其炤臨之體。若夫天
有_二一_一日。則天下亦應有_二道_一。若夫今古有_二一_一
踰於天日。則天下之爲道亦應有_二踰於仲尼_一。
仲尼之道如布帛菽粟。誠無詭恠離奇。如他
途之使人炫耀而羨慕。然天下可無_二雲綃霧
縠。必不可無_二布帛。可無_二交梨火棗。必不可無_二
梁粟。雖有_二下愚。亦應明白而易曉矣。奈之何
舉世騖_二狂瀾白波。雖然明而行之者。其常也。
自_二非上智。必有感而動。若能不待文王而興。

則安東省菴真豪傑之士哉。

諭五十一川剛伯規

師弟子事重不可草草五倫之中惟父子兄弟爲天親而君臣夫婦朋友皆人合故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而婚姻之始各擇德焉朋友則志同道合然後定交然朋友尚可徐徐而契合至於師弟子今日一拜之後更無遷變故須審察明白然後擇吉行禮萬萬不可苟且造次不佞有四病一則學疎不佞三年讀

禮來日本二十四年。目不見書史。在他人十
三年之前。不知學問。加呂二十七年。荒廢則
四十年矣。四十年之後。血氣始衰。在下壽。爲
一世矣。豈非學疎。二則德薄。昨日下人干犯
邦憲。是德薄不能化下也。三則太真。事事不
肯糺。糊聊且。四則太嚴。待弟子不肯放寬。猶
情直。弟子須有四德。而聰明不與焉。一則實。
不實則不誠。如作室而無基。雖有榱桷。豫章
凌雲。巧構無地。可施。二則虛。不虛則先自滿。

假教之亦不能受。其受和自受來不其不自。
鹽梅黼黻著於何所。三則勤讀書全要精勤。
懶惰遊戲作輟必無有成之理。四則恒士子
第一要有恒人而無恒不可。曰作巫醫况乎
學問修身爲第一等事。若希冀近功必非真
心實學之人。先要檢點此四者有無。然後可
曰言學若無此四者。雖一日十行。過目誦
亦自無用。故曰聰明不與焉。

○箴

敬齋箴 并序

晚世人心不古。政教陵遲。俗尚浮華。民懷苟簡。縉紳且蕭疎。玄遠爲高致。細人鄙矜持。重慎爲俗流。君相不致深憂。方且共相崇獎。自古及今。未_レ有_レ去_レ其敬慎。日就安偷。而足_レ稱_レ休明邅隆之治者。晉人飾虛夸。樂放曠。是_レ呂永嘉遂_レ至_レ淪胥。秣陵終於不_レ競。有識之士。早爲黍離麥秀之憂矣。春秋左氏傳。記_レ白季之言_レ於晉文公也。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曰治。民臣聞之。出門
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周內史過告襄
王曰。敬禮之與也。禮國之幹也。不敬則禮
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曰長世。夫敬爲
德之聚。則百爾德行。皆萃於敬矣。敬爲禮
之與。則三百三千。皆一敬載之而行矣。顧
不重歟。不惟霸者爲然。王者亦有之。三王
之盛。莫盛於文王。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是曰雖雖在宮之時。亦肅肅而在廟。

矣。無時無地而不敬。今按不敬上疑遠無字斯真能
緝能熙也。敬之道不一。其用敬之為道亦
不一。名。譬之水然。隨物賦形。因方而或曰
為珪。遇圓而或曰成璧。是故為人君則止
於仁。為人臣則止於敬。為人子則止於孝。
為人父則止於慈。與國人交則止於信。仁
也。敬也。孝也。慈也。信也。無非一敬之所為
也。繇是推之。無德不備。無一非敬。安所往
而不善哉。前此五百年而有成湯。則聖敬

日。賡。顧。諶。天。明。命。矣。前。此。四。百。餘。年。而。有。大。禹。則。祇。台。德。先。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矣。不。惟。王。者。爲。然。帝。者。亦。有。之。五。帝。之。盛。莫。盛。於。堯。舜。堯。之。欽。明。允。恭。光。被。四。表。舜。之。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世。所。稱。堯。兢。舜。業。者。是。也。故。上。而。二。帝。三。王。下。而。五。霸。呂。孟。冀。野。之。匹。夫。匹。婦。其。人。之。足。以。垂。世。立。教。者。皆。主。於。敬。而。已。陶。主。行。惜。分。陰。成。功。名。嘗。謂。安。有。亂。頭。養。望。自。命。宏。達。者。耶。旨。

哉其言之矣。是故孔子曰自天子曰至庶人。壹是皆曰修身爲本。而子思子引不顯。惟德之詩。而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在當事者加之意焉爾。因爲之箴。

人之爲德。莫大於敬。罔念作狂。克念作聖。一心內存。百體從令。夙夜匪懈。習慣成性。安肆日偷。莊敬日彊。喜怒言論。謹慎端詳。精瑩渾璞。傘玉其相。文生於質。追琢其章。天子能敬。萬國歸仁。民淳俗厚。風動如春。公侯能敬。敷

政優優。兆民有賴。荷天之休。大夫執事。敬貴
身。先爲民最率。孰不勉旃。賞僭則濫。刑過則
淫。善人是懼。奸宄生心。成人小子。惟敬爲事。
子臣弟友。君子道四。庶人之敬。節用謹身。勤
供租賦。善養二親。敬之維何。守謙執競。內敬
其心。外敬其行。衣冠瞻視。雖曰威儀。奇衮佻
達。何德不墮。動靜云爲。表裏如一。念茲在茲。
罔敢暇逸。存養省察。有初有終。端本範俗。垂
教無窮。

座右箴

為大村因幡守純長作

來諭。貴國近世無真儒。故使異端邪說日新。月盛。此誠世道之深憂。然亦理勢之自然。無足怪者。臺下欲學聖人之道。是欲君聖人之道。驅除之也。是也。瑜誠敬服而翹首望之矣。夫亦知所謂道乎。道無定名。故假於道路之道。曰為名言。天子諸侯啓之。闢之。而卿士大夫遵之。庶民由之。聖人賢人由之。而愚夫愚婦亦由之。故謂之道也。今既無聖人賢人

曰與之矣。天下之路。豈有曠絕之時乎。自使
異端邪說與之耳。故曰理勢自然無足怪也。
司馬溫公曰。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
在官。吾亦曰。天下之道。止有此數。不入於正。
即入於邪。然此非君相之言也。君相者。造命
者也。丰張理道者也。臺下專制一方。殺生予
奪。皆出於手。即不能化鄰國而不為異。奈何
不能制所制之方。而亦使之入於異端邪說。
手。亦知異端之所。曰為異。而邪說之所。曰為

郭乎。是非_下呂聖人之道。懸其鑑而平_中其術。則無_下熄其焰而除其害矣。臺下既務其道。復恨明師之鮮。果師之難遇乎。抑求之未得其道乎。郭隗曰。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呂求_下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呂求_下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_下乏_下呂色。不乘_下勢。呂求_下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拍指。遂巡謙退。呂求_下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古人呂_下西為上。故其言然爾。求_下臣而得師。尚

如此。况明明而求師求傳者乎。非惟晚世之君爲然也。周公聖人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而當時天子之叔父。所下之士。七十二人。而身所進食飲者三人。如此勤且求之。有不得師者乎。故周公之才之美。至今稱焉。此惟周公之能自得師。然後聖人之道明。聖人之道行。詩曰。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尚何異端邪說之得闢其藩。而溥其害。况敢言日新月盛哉。是在臺下加之意爾。勿徒飾求師學道之虛。

名。而厚誣於天下。曰吾求師而不得也。

子敬箴 為山鹿素行軒作

問學如何。徵乎素行。素行如何。希賢希聖。匪
敢僭踰。勉承來命。堯舜可為。人皆此性。儒道
非難。養至德。盛懿美。內涵聞望。外令文武。張
弛維人。無競溫恭。誠允端莊。靜正不在他求。
是在子敬。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